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類　第六卷

萬曆肆拾陸年拾壹月貳拾捌日

戶部主事洪欣初一本為奏

差事竣謹

陳滇黔艱危情形仰祈

聖鑒亟罷

貢金

大恤災地以彌亂萌以安邊計事臣切惟我
國家稱唇齒之邦莫如滇黔滇以黔為門戶黔敝
則滇必受其梗塞黔以滇為倉廩滇敝則黔必
受其阨蠹蓋一方病害且交中況兩地並時俱
困尚可任其日懷月甚悠悠泄泄而不為之所
哉臣學術識淺我
皇上不可以為不肖
畀臣以滇閫之任臣職在衛士何知有四方事顧

古者
皇華使採風問俗必以入告臣實有事於滇而黔
為攘攘往返其間所得於耳目最稔敢自緩於
諏詢而不一為
皇上
陳之按滇僻處天下末俗尚朴厚臣御
命入棘闈惟懼亡以當遴選乃縱覌其文大率多
馴正爾雅無叛道不經之談及撤闈稍閒及民

聞疾苦則最為滇害者無如
貢金一事臣於是不憂其文而憂其民生之日蹙
也臣觀詩書所稱萬邦
貢獻惟其土物而止故不易為辦而上非不經未
聞有地非其產而
貢供為常非非有名而
加額如故若滇之
貢金其間越地採買之苦與夫設處挪借之艱追

號起運之擾按臣不嘗繪民情而為言憂懇迫至讀之堪洒洛陽之涕臣已可無言矣惟是臣入黔至盤江河士人為臣言六月中滇解
貢金護衛兵役率先渡江溺死者五十人金幸後至無恙臣聞之不勝駭異夫盤江一河兩岍相距咫尺而近非洪流巨浪而一時覆溺無一獲全此理之不可解者良繇
天心

示厭特假此以震悚

皇上之端其遺於臣所見聞耳不自滇達燕斃幾

許民命而後此金得輦入

大內而後知

皇上

德弘

好生使得於乍見未有不

怵然動色者而肯以此易彼乎然今猶幸道理無

阻耳倘關風竊取不還為難此解金者安能飛
渡則向之所為剝膚吸髓聚悲飲怨而來者亦
徒為大盜資而何益之與有且金亦何必
貢自滇哉
京師百貨輻湊四方精金不脛入
都門待售估堅利任得價惟恐踰金之不速既無
虞設處之艱窘又何省飛輓之驛騷於計甚逸
於事甚易而何必專取給於滇也語為十鍾一

石比猶為
國計言也若非
貢金一兩非白金一兩不能辦則其費非致一石
此矣其有用不過以備
宮中之需曾何關軍
國之重其無用則徒為朽蠹之積不乃貽
聖德之累哉噫此之
貢也

天不能雨地不能產勢必貿易於外地反以生事
而起釁是復召武定之變也皮骨已盡不堪再
剝彼夫困者思以鬪窮者思以噬是復為楊璿
之續也種種難端足為寒心
陛下深惟及此其當
罷寧待再計哉若黔則尤甚矣黔四面皆夷一線
入滇其地墝埆賦稅不足當東南一岩邑而民
習夷風走死地如鶩最易於為亂往者苗氛不

靖剿剋無虛日民不安命賈不出途黔已岌岌不可為幸撫臣獨出壯猷不避艱險躬親掃穴黔人始得聚廬托處稍安故業矣乃兵燹之後繼以旱虐臣始經其地則見其田起黃埃野無青草鵠形鵠面者累累而遍田野而黔中故事郵傳盡領於武弁與卒擁臣言其枵腹之困動至累年所至譁然漸見脫巾矣比臣從滇回又見其疫癘盛行自窮鄉以及里巷無有孑遺向

之饑軍餓卒環泣而訴於臣者盡化爲烏有樓車相望溝壑填委鬼哭人號爲之陰霾不開平越以東祝融煽焰廬舍一空遍爲露處覩者莫不咨嗟蓋從來

上天降割一方未有至此極者臣每見各省直一遇地方災沴撫按必爲之

請

命或

蠲征或留稅
皇上無不
報可今黔以征則無可蠲以稅則無可留伏睹
皇上四十四年曾
俞撫臣之
請官馬價六萬撫臣遂得以一意料理兵食功成
安攘今前效已睹後局當收況當此重失之後
嗷嗷待哺視諸省直尤急

陛下普

一視之仁

慨然出

帑金數萬一以賑饑民一以餉餒伍撫臣必能宣

陛下

德澤撕循噢咻而黔庶其有瘳不然

天災人怨醞釀並至此夫仳僑脫巾者皆能瞑目

語難其為黔禍豈獨在苗哉夫今東事方急於

燃眉而臣獨以滇黔為今言者良以東北西南

增我

國家之土宇辟之一身痛癢未有不相關者响惟

玩忽東事偷幸旦夕護不設備以致今日壓

廟堂之經營今滇黔已有其形矣毋謂此一隅耳

楊酋已事前車不遠萬一挺而走險激成大變

滇黔動則楚蜀危不復增一東事之憂哉故在

滇則數十年困累者當為之節其力當此東事

倥傯而
明詔罷
貢金使外夷聞之未必非舞階干羽而滇從此沾
浩蕩之
恩倘
陛下有待停止則乞從嘉靖初年二千
貢額於法
祖中亦寬一分

德意誰不歎呼更生焉在黔則
陛下行之已試者不當復屯其膏撫臣雖不敢再
望發棠而
陛下僅為滄海涓滴乘此阽危之候
大賚
恩卹閭閻卒伍有起色永固邊圉莫此為便倘
陛下方急東顧欲
留左藏則臣頃從滇來見滇鎮臣蒿目時事捐貲

報

國業有二萬輸將在途乞將此數

允轉賑黔以滇之有濟黔之急

陛下患此不費而凋瘵紓困亦足少甦萬一矣乃

臣因論滇黔而有感於用人之要也

中國相司馬而邊人戒邊軍中有一范而西賊胆

空自古籌邊首惟用人黔為多事之

國所以能易危邊安者以有撫臣為之左提右挈

故也今滇自舊撫得
告缺幾經年矣雖按臣綜理精核彈壓有賴然轉
盼俟代軍旅何事滇鄙何地一日無撫臣為之
專督哉則
亟下新撫尤為安邊第一計也臣逐次草
疏懼自出於位累欲焚草因睹此星變人心憂惶
大小臣工政不當以言為諱輒自效其款款之
愚伏惟

聖明採納施行

臣按此疏當東事倥偬之時為黔滇

請命近於無疾之呻吟然謂二省已有東荒之形

而水西之變曾不旋踵其言中矣故錄之

萬曆肆拾壹年捌月拾貳日

太常寺少卿等官胡忻等一本為

藩封急宜就駕

王田萬難足額謹瀝血合辭仰懇

聖明立賜裁決以釋群疑以完

大典事臣等恭惟

福王

皇上愛子也分封

祖宗大典也以愛子之心行法
祖之事則
福王之國寧庸再計蓋
皇上之封國於
福以用愛也豈其徒寄空名之謂必其茅土實膺
而後國不為空王
福王之愛封於
皇上以承愛也豈其徒擁虛器之謂亦必藩事實

莅而後王不為虛貴乃今封期已愆事猶遲疑豈

福王真患貧必取盈於四萬頃之數將使

分封鉅典為不結之局耶夫四萬頃為必不可得之數也天下之人盡知之內外臣工俱言之矣而

福王願爭執不已者則有以慊心於

潞王四萬頃之額而不平心於

王祖四萬六千有餘之入耳額雖縮於四萬頃之
内而入實溢於四萬兩之外相提而論亦不啻
足矣夫利田利在起租起租祇以贍養今以四
萬六千餘田之租供
王一年三百六十日之用是費百餘金而
王尚稱不足耶且
潞王何可為比也是
皇太后之愛子也又我

皇上之親弟也昔日漢明帝封諸皇子制食邑僅
諸王國之半明德皇后以為言帝曰我子豈可
與先帝子等等且不可剏其祖入已過之乎
皇上即以裁抑
福王亦所以教之順明有節也豈可任其侈欲莫
之禁耶鳴鳩在桑其子七兮言其飼之者均平
如壹也
福王而下猶有

瑞王有

惠王有

桂王皆已及期

皇王愛

福王亦宜愛

瑞王愛

惠王愛

桂王

福王田四萬頃
瑞王
惠王
桂王田亦宜四萬頃
國家財力其何能支
聖恩濫觴安所底止能無慮乎尤可慮者
福王不之國則人心不定猜疑橫生訛言蠭起王
曰乾之奏可為寒心

皇上能不為
福王計耶
福王能不為自計耶故臣等竊謂
福王莊田之額必不能足
福王之國之期必不可緩伏願
皇上亟罷括田之令併申就國之
旨王毋留行式遄其歸俾遐邇臣民曉然知
皇上無成心

福王無異志則人心大定群疑頓清
大典永光臣等不勝拱俟之至
臣按鳲鳩均愛詩人所稱四百萬頃之類獨
取盈於一藩而他藩則否亦少偏矣以為必
不得之數而藉此以遲回於就封何以解於
群疑耶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户部等衙門左侍郎李汝華等一本為理財須

秉真心經國必求故典謹陳足財裕

國之實以安九塞以圖萬全事順該巡關御史李

徵儀為畿軍四日之亂事勢萬分危迫乞

勅部臣速行議發以信

明旨以全

國威以安反側事奉

聖
旨該鎮軍餉缺乏着借馬價銀五萬給發近來
各鎮紛紛告討着戶部會同九卿作速詳議處
置來說各軍受朝廷豢養給餉偶遲自當聽該
管官奏請如何聚衆要挾自干法犯着督撫巡
按官嚴查為首倡率的處治不許縱容致滋驕
悍該部知道欽此案呈臣汝華且感且愧謹于
月之十一日即會同署吏部事兵部尚書王象
乾等九卿衙門官集議終日同舟之濟各矢公

忠先議借節慎庫銀三十萬兩太僕寺銀五十
萬兩兵部班價銀十四萬八百兩有南京兵部
借銀十萬兩戶工二部各五萬兩共一百四十
萬八百兩兵臣業已先疏具
聞
濟燃眉之急消脫巾之變在此一舉中外所為
翹首跂踵者然借支以紓目前其暫也經畫以
圖永久其常也
明
旨謂詳議處置蓋為疆埸萬年之計而臣等熟

思審處寧無芻蕘一得之愚乎臣等嘗深惟其
故蓋
國家三十年來
典禮征伐莫非財貨而其出入之數盈虛之端可
得而論也按各省直歲額銀入于太倉者多不
過四百萬自萬曆初年
皇上以宮用不敷于金花銀外復有
旨取太倉銀二十萬名曰買辦遂為例至三十六

年前任本部尚書趙世卿始為執
奏蒙寬緩然迄無
明旨報罷計三十年出太倉者凡六百萬矣
皇太子冊立
國家之鉅典其次如
瑞王七公主先後婚禮及今
福王之國金寶珠玉等費出太倉者又四百二十
四萬七千餘矣三叛之役數載迭興輓粟飛芻

萬里騷動出太倉者又幾千餘萬矣猶未也按
穆宗初年計臣馬森奏歲支邊餉二百三十六萬有奇至于今除民運外支太倉者乃三百九十萬此又以千餘萬計皆在歲額外者入有限出無窮欲財貨之常盈而不虛安可得哉今日事勢至此惟有
上下中外同心以圖實政而已凡非故典者終不能行即行之何益皆非實也臣終不能行于前

疏之外復有所加第以能行之事及行之而有益者會同商確不過推廣前說期于法在必行耳謹列數款為

皇上陳之

一曰修屯田之實古不暇論

國初後尚置屯自邊以及中土在在而是所謂兵有所自出餉有所從來即遼左孤懸塞外先年亦無年例銀兩則屯米最急也今內地未必盡

荒而軍不能有若九邊則半歸武弁不則成荆棘矣四十一年遼東巡撫張濤疏報節年開過荒地五千三百餘頃大同巡撫石崑玉報蔚翔等州縣開有糧并無糧地一千二百餘頃三十九年直隸屯田御史徐鑒報開過畿輔山東河南一千一百餘頃此皆鑿鑿有據者若使風紀之臣督率各文武官盡力開墾量地為之輸米將官勿占養廉則生業自饒中原入戍者具有

資斧土著之卒不獨專倚轉輸每歲終各鎮督撫，俱要據實奏報明言開屯若干得穀若干即照扣抵年例不報者聽該科叅糾此真濟餉者之一也

一曰舉鹽法之實

國家常賦而外鹽政其大利也鹽政壞則私鹽為之而商人遂病今兩淮借課至四五百萬邊引壅至七八百萬商人改業則六十萬解部之額

缺邊引不售則四十萬供邊之需又缺今即日
河南南陽不可問也其他如豪傑巨蠹獨不能
以法從事乎近總漕陳薦御史徐縉芳議專設
道臣一員駐儀真以督察私販而約束水內之
商臣等甚是其議矣大都掣鹽不愆其期則行
鹽無漏價私鹽杜官鹽自行行之一二年必有
餘積如兩浙山東閩廣有悉心經理者各相利
便而為之計所得必多每歲終凡邊鎮及有鹽

政衙門俱要
奏報不報者聽該科叅糾此其濟餉者一也
一曰嚴逋欠之罰凡省直京邊錢糧皆軍
國正額乃三十一年以至于今積欠幾五萬矣
國用浩煩何以堪逋負繩頑民則非苛政戒惰吏
則豈深文水旱不免京邊催科何辭以文臣以
為地方未免分散各官一切以其成例從事其
挪借別用及有司解司而司不解京者俟詳核

前疏特叅府印官既合其屬總算則布政司官應以通省計其分每任奪降級一如府官不許斥考每歲終總計合省錢糧以為布政之殿最又總計一府之錢糧以為官府之殿最又總計一府一司益知兢惕不至終逋矣至于鹽科歷年牽扯逋欠積弊所從來久即鹽法考成新例纔列詳明而課額之日虧猶故是不叅處一二法終難行課終不完臣請

申飭考成之法務在必行每歲終聽巡鹽御史備開數目職名凡運司經管官違限不起解者奪俸降職如其罰州縣掌印官銷引不及數者停其陞遷給由則法行知畏而鹽課可完邊備有濟矣又一也

一曰清虛冒之餉夫一芻一粟養士馬也今諸邊自元戎以下及叅遊守備等官各以大小占軍籍而沒其入間其卒則盡工墨士也間其政

則捉鼠採青也舉國家歲歲金錢直委諸壑耳其安用此輩而蓄之今請簡將帥朝夕試騎射以為常巡方專閫之臣又分日閱軍卒不使少逸其物故有稽閱除收伍有考家丁宜有實數冊籍不得虛開道臣一核實然後送餉司支糧冒濫者通坐不職則包占者抑何容焉此不期省而餉自省者又一也

一曰杜增餉之端卷查嘉靖元年至十年邊餉
共用六百八十萬有奇萬曆元年至十年則增
至二千九百萬固三倍矣自萬曆三十一年至
四十年則增至四千餘萬又六倍矣此無異故
客兵原係有事調遣事已則撤今有增無撤召
募原係一時驚急設處今召募撤而設處如故
至于撫賞日加如互市時蓋日引月長遂相倍
蓰臣請

明旨申飭各邊撫按但要練見在之兵不必增額外之餉逃故不補則經制之舊額可復士馬有稽則防守與征討儘裕況未款之前兵少既款之後兵加此人人以為憾而兵貴精不貴多有兵不練與無兵同此亦人人能道之者兵不必增斷斷矣三十九年宣鎮曾題經制之外添兵宜銷而本部亦題各邊宜為通查此皆奉有

明綸各邊所宜欽遵者若每年

奏報錢糧百分缺乏之內必使主餉常裕容餉漸減此兩言者又非中外所宜服膺者哉永杜增餉之端無重太倉之困又一也

一曰核外府之入巻查淮安四税額定二萬五千兩為運軍月糧等項支用自萬曆三十五六年后監税歸于有司商艘以至每歲四税額溢額外固該府作正支銷而當此太倉如洗之日宜取之以佐涓滴之用除臣移劄監督倉臣晋

正額二萬五千兩外其餘盡數解京仍行臨德徐津等倉不拘各項但有盈餘悉解太倉至于各省直府州縣事例稅契銀兩贓罰紙贖缺官俸糧等項係濟邊之數曩有定制但有司之賢者固多而不肖者亦不無則報有多寡解有遲速固甚懸矣聽臣轉行各諸按臣清查前項銀兩凡係濟邊者須盡數開報依期解京如有隱漏及運遲者撫按官不時叅處雖瑣屑末務然

後河海不擇細流壤土可裨太山未必不可佐
軍需之一滴又一也
一曰信必行之法夫糧儲握錢谷憲道主兵戍
繡斧之使巡察百司節鉞之臣控制千里若使
同心率職以佐
公家何事不可為乎但法已備而不用
旨已播而輒違申飭祇同故紙盈廷竟屬空言是
以議論多而成功少也

請着為令各邊糧儲等官有能節約奉公一切還
官空月及出入之羨　三年內積銀過十萬兩
外者查核明確照先臣魏學曾例優以京堂十
萬以內者註上中考擢用無者下考其兵備道
臣及管糧府佐有能任內開地至五百頃得谷
至五千石外者佐升府正道臣備巡撫其不然
者聽撫按議處將官亦如之若夫關邊八事首
積錢糧臣部前疏已奉

明旨但宜確守不變凡各地方欠京邊糧者在省
直則撫總叅在邊方督撫以邊糧獨叅以歲一
舉俱于歲終查核限次年三月到部其積錢糧
若亦于終冊報不報者本部移會該科叅議此
法在必行者又一也凡此數款稽
國家之典制則不惟有法而亦有人課寮寀之事
功則不以日計而以歲計臣實無遠大之術然
在今日可行及行之而可見効者其道不外此

故曰卑論而易行此之謂也伏惟
俞允
勅下臣等一體遵行則封疆幸甚
臣按邊屯一事既可足國又能禦虜曩有獻
地水師邊略者謂地中有水即地險也然壑
田者其夫一萬則必設兵三萬以衛之虜至
而不能戰戰而不能勝則耕夫膏野草矣又
牛種農具之費必先給散脫為惰農所廢追

呼雖屬局所取償故邊屯亦不易也撫臣張濤石崑玉徐鑒開田各有成績踵而行之深有益於度支者

萬曆四十六年八月十四日

户科官應震一本邊兵結局無期邊餉支銷易盡謹博採群策特請宸裁仰祈

聖明下部酌覆以濟危邊事切自奴酋犯順遼左阽危此時景象所期剪滅而後朝食寧僅僅月計歲計者乎以臣一得謬慮萬全非多積餉以厚養兵必無幸者即前日群議三百萬足了此局而況三百萬中尚有七十萬茫無着落者耶

瓊林大盈之積既怯不肯捐金花歲擁之留又
忍不能割十庫改折之議久屬留中蠟香之冒
濫請裁未裁營馬之侵虛請革未革甚至司農
嘔心措辦今且借無可借搜無可搜然則遂束
手待斃已乎抑拘文牽俗以尋常計
國籌邊之術為是規規而已者乎蓄艾已云後時
治標不妨通變柰獨思獨見媿無千慮之愚而
爰咨爰詢幸恃群言之集則有謂南兵部每年

收放三司錢粮尚饒者矣有謂南操兵餉銀并後河修册存積尚有盈餘者矣有謂滁州行太僕馬價并鳳陽等府先年借修河銀存剩尚堪動支者矣有謂河南山東修河工食徵解未用者矣有謂兩淮庫存餘銀又淮安倉税額銀題准餘税盡解濟邊止解一年至今四年未解若專疏另催亦可得銀數萬充太倉之涓滴者矣有謂許墅北新九江臨清蕪河淮安楊州等關

多有盈餘倘能助邊即為優轉但不得借名以
加稅商賈者矣有謂庫倉積逋雖經部疏業奉
俞
旨乃各處撫按有司但分畛域罔念同舟于後先
移文視為故紙至今數月罕有應者戶部何不
摘一二怠玩有司徑自指名叅奏或不時開送
臣科代叅者矣有謂各省藩司庫與兩直府庫
不拘正項盡從權借酌量數目勒限解部協濟

俟邊平之日議處抵補有謂事例開納雖積有

歲年然輸納者不過百金耳惟是納

文華殿

武英殿中書有一二千計往時多至二十員近見

任四員而外僅納者一人遂為數年之絕响蓋

此輩素封多欲借貴顯誇耀鄉里年來防奸偽

驛騷出

差有禁長安米貴如珠此輩不以為榮而以為苦

執樂趨馬夫近日銀差多用武弁反滋弊孔但
今用中書着本官自備夫馬限以定數既絕驛
騷之擾兼廣援例之門矣有謂助於富民或戶
部刻一濟邊之扎限定例銀五十兩扎令有司
榜諭通知有樂輸者即給以扎空銜遥授除給
扎外又做山西濟饑之例為濟邊馬凡士民輸
銀一二百兩者免役丁題給冠帶有司禮待輸
銀三四百兩者免役丁題給散官名色給扁禮

待許自樹坊八百兩者題給品級散官給扁免
丁禮待官為樹坊
宗室及品官有助銀者題請旌奬疏上報可尋有
監事劉承言等輸千兩外題請建坊旌奬此即
近日見例可援至若南太僕吳烱之捐貲助邊
數至巨萬特取
温綸則猶士大夫之可以風者矣以上諸款將臣
風聽之臚言豈盡經邦之石畫第臣念川百弁

而為海吹萬集以成聲可兼採乎二三豈盡無
裨於萬一伏祈
勅下戶部查確酌量
題覆則于撻伐未必無補矣
職按
世宗時倭亂用兵里居士大夫史際等有助餉者
璽書褒獎進階有差遼事起惟黔國公沐昌祚南
太僕少卿吳炯助軍興一萬兩而吳炯有官

非求進無子非求恩此官應震所為表而出
之也士大夫顧有因官致富金穴銅山田連
州郡曾不忍捐一文錢濟
國家之急者猶復坐致高官沾沾自謂得計其於
人賢不肖何如也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十六日
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李汝華等一本為遼左
危亡在眼
陵京禍亂切膚除
發帑外別無一策救急合懇
聖明立刻傾出億萬以結軍心以奪虜氣以暫圖
歲月之安事日聞遼東消息北關已陷瀋陽一
空遼陽軍民個個要走人心一離大事去矣經

畧一人雖則責於各將不能責軍雖責各道道不能責民欲戰而戰無人欲守而守無人且又無甲馬弓矢器械奴酋唾手取遼陽無此攔當之具無數個攔當之軍此豈經道將諸臣能以兩手兩足戰守遼陽乎而非獨遼陽人心然也使遼陽失則廣寧人心亦然廣寧失則山海永薊人心亦然山海永薊失則

京師人心亦然

京師失則各省直人心亦然
皇上深居
大內不知近年邊腹地方人心憔悴處處偷安假
如數個强賊放火殺人雖有千萬軍民不敢拚
命上前與他抵敵何況虜騎數萬壓山山崩壓
城城破鬨風喪膽不等到處個個要逃誰敢上
前抵敵此海內
太平日久積安積弛積畏之勢不是邊防一鎮人

心單怕賊夷到極處也今日到此極處別無他
法可以鼓舞惟有多將金錢買其死命兵法曰
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重賞之下
必有勇夫今日軍民窮到極處若使多得幾文
見錢到眼到手可以養活父母妻子則伊必然
出力捨命報效
朝廷萬死不辭若無見錢只以軍法斬之亦斷不
肯捨命出力且恐激他變此其事理洞然明白

皇上自然肯
信自然肯從者也但今日見錢戶部無有工部無有
太僕寺無有各處省直拖欠無有自有邊事以
來戶部一議挪借而挪借盡矣一議加派加派
盡矣一議搜括搜括盡矣有法不設有路不尋
則是戶部之罪至於法已設盡路已尋盡再無
銀兩則是戶部無可柰何千難萬難臣等只得
相率懇

請
皇上將
內帑蓄積銀兩即日發出億萬存貯太倉聽户部
差官星夜賫發遼東急救遼陽如遼陽已失急
救廣寧廣寧有失急救山海等處除此見錢除
此急着再無別項處法今日臣等不
請是臣等負
皇上

皇上不聽臣等是

皇上負

祖宗

皇上今日不聽遼陽明日危亡

京師後日禍亂臣等惟有相率焚香拜謝

九廟神靈以

皇上豢養六尺犬馬之軀盡死

京師而已尚有何策何能可救旦夕而外之急保

宗社之安也哉
皇上將臣等此言千思萬想
轉意回心即日允發
帑金五百萬賚赴遼陽軍前聽經畧諸臣鼓舞軍
士買奴酋父子一顆之頭不復聞出入然後陸
續盡發千百萬貯之太倉聽臣等陸續賚去充
軍馬糧草等項之用則今日轉禍為福轉危而
安大機大用全在此舉臣等庶安心衙門辦事

為

皇上保護江山安穩

皇上即在

大內與

聖子神孫稱

萬年之觴不敢再來激括矣若

請帑不發發之不多不盡臣等前言已畢惟拚一

死

京師臣等無任號泣呼
天引領特赦俟
命之至

職按發帑之議至此疏痛切直截極矣
神祖固自不報
先帝用之亦復無驗是以知將材之難也

萬曆四十八年正月初五日

直隸巡按孫之益一本為鹽政初值更新道臣

斷宜久任懇乞

勅部酌議照舊加銜以重

國課事職惟朝廷之用人期于人與事稱也而人

臣之任事期於事與身習也以稱任之人當久

習之事方敷庸茂績佇臻厥成一旦而遽議更

置在尋常職務尚虞廢格況關係軍國之重如

鹽政者哉夫兩淮鹽法自魯璠肆行浮課以來
商逃課壓邊引等于弊楮歲額無捄燃眉種種
弊竇幾不可救藥矣幸
皇上睠念邊儲俯允部議
特遣副使袁世振頒給
勅命前往查理恭繹
明旨原謂不必限定年歲待疏理有効聽巡鹽御
史核實

奏報繳還
勅印另議優擢以鹽政通塞責之道臣以查核功
次責之鹽臣以優擢茂賞待之將來成功之後
赫赫王言可謂委任之專而督成之功矣前鹽
臣龍遇奇復
命之日遵
旨查核功次欲議照邊臣考績例加銜久任誠念
鹽政當敗壞之際非得道臣如世振者獨肩其

聞不能勝其任而愉快也業荷
俞渙下部矣職復何言迺邸報中接戶科抄恭大
卒謂去年部科初議原無久任一說且
勅書所載原謂不必限定年分欲將道臣一面超
升一面將新道臣另推面相交代臣復玩之無
非欲信
明旨申前議恤勞臣意甚善也但職自入境受事
以後冉冉凡三月矣細按邊報轉餉之故與害

灶向背之情則道臣有不容不久任者故敢彼
瀆以聞伏乞
皇上軫念國課重大
勅下吏户二部作速議復將袁世振照前鹽臣龍
遇奇
題准照邊臣加銜之例則勞臣知勸而鹽政亦通
矣臣無任懇
天激切之至

職按淮楊鹽法已弊自袁世振而補捄一新

雖中考功法然此疏是公論也

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初十日

直隸巡按李嵩一本為

明綸已沛奉行宜周敬陳目前賑飢之説以廣

德意以撫災黎事項接薊遼總督薛三才一本為

畿輔旱災異常等事奉

聖旨畿輔旱災異常以致饑民群聚搶奪着先發

通倉米七萬石分賑被災處所務使人沾實惠

等因欽此臣疾讀一過不覺舉手加額有是哉

我
皇上如天好生之德雖深宮邃密之中未嘗不厪
閭閻疾痛之苦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即古
帝皇損己濟人之周澤諒無以加此顧
上之軫恤徒殷無抒之
澤而有不必究之
恩下之瞻注空切乍懈於殘喘之可延復飲恨于
溝壑之中棄議賑而民不以為惠議蠲而民不

以為寬此豈賑糶之米無益于數則有司之奉行未善所以為賑且糶者非也蓋賑者憐其貧而賑之也若據里書之查報以定戶口之盈乏之就中需索挪移令貧者不必給而給者未必貧此

嚴諭州縣正佐自備壹餐量帶騶從分歷郊原逐一查視富者勿論貧者即登記簿別置印押小票用一新刻圖書半鈐簿半鈐票票令貧戶收

執侯領米之日對同給散如是則胥役不得高
下其手而栲朘免向隅之悲矣賑者期于享賑
之利也聚千萬之衆于城市之中勢必不去俄
頃竣事將守費之苦所得不償所失合無以積
米之所在為率酌村落之遠近為脚價之多寡
令民間有車者輦之各鄉即出其米之緒餘償
之仍
諭州縣正佐各于原查地方驗票依給如是則貧

民不至扶携道路而枯骨有甦生之慶矣至于
蠲有蠲之名無蠲之實有蠲之害無蠲之利而
蠲愈不可為訓矣故蠲存晋不蠲起運是名為
蠲而實不蠲也蓋起運為
國用之急需不可蠲存晋亦俸餉之必資不能蠲
以不可蠲者卸責于難蠲而以不能蠲者巧托
于蠲而何常蠲則蠲存晋不如蠲起運之為益
也此蠲之當議者也暫蠲之以停征終不蠲以

并追是以利始而以害終也故征之停也驟近民以小喜而追之并也重繩民以難堪原不蠲而以蠲卹民憐于罔姑為蠲而以不蠲叢厲跡于虐則暫蠲之何如終蠲之為益也此又蠲之當議者也雖然議賑易議蠲難

國家積貯之說原以備不時之需第今賢能有司賑濟得法不過分所有以益所無而賑之能事畢矣若田租之入固軍

國命脉所關日來邊餉動遲至數月督催之令急
如火星願安所得剩餘而貸之語曰藏不偏多
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原故人不偏窮今
大內之積似亦藏多而用原矣臣記三十八年直
隸等處災傷蒙
聖母慈諭發銀十五萬兩
皇上即將
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稅銀五萬兩一并齎解各

處賑濟
芳規不遠
懿矩如新倘一旦
詔發帑金數十萬以抵灾民今歲田租之半則有
蠲之利無蠲之害有蠲之名并有蠲之實臣意
如傷之視發而倍懇
宵旰之圖久而靡輟當無俟言之畢矣伏祈
皇上睿神省覽

職按救荒之策蠲不如賑賑不如發帑藏然發帑藏非臣子可取必要在邑令視國如家視民如子平時有預備臨事能速發而已

萬曆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

戶部尚書趙世卿一本為羽書旁午軍士呼庚

懇乞

聖明俯俞邊臣之請以拯萬分阽危事項接薊遼

總督蹇達順天巡按劉世科揭為虜衆近邊窺

伺軍餉萬分難缺乞請

皇上沛發

內帑數十萬以濟艱虞內稱虜衆數萬或往遼東

講賞或犯山海迤西大都諸夷包藏禍心欲思
一逞此番情形逼真因憶臣向來為錢粮挪借
百口力諍正慮有今日之變不意邊陲一旦孔
棘如此夫臣業治餉邊餉有缺自當索取乃舍
臣而乞請

內帑也其意何居蓋倉庫之虛實有無非臣一人
可私匿固中外之文武將士萬耳萬目所共聽
睹者也省直之逋欠挪借非臣一人之私憂亦

中外文武將士萬目萬耳所共驚咤者也臣部原仰給於省直省直既外解不敷則臣之計窮邊鎮原仰給於臣部臣部既京運無湊則邊臣之計窮彼明知臣部之無而强責臣部之有心必有所不忍已知臣部之無而坐待軍士之斃其勢又有不能此所以只得哀懇望救於

皇上蓋情出萬苦無聊亦可憐矣臣憶今春

皇上曾檢發餉臣殷盤舊疏下部議覆此

皇上特出之德意大小臣工久已翹首跂足以戴
之者倘乘此危迫之秋仰望之際一旦慨發帑
金數十萬解貯薊遼寄保各庫聽管粮郎中刻
期給散鼓舞軍士有事則充客兵之需無事仍
扣年例之數此以
皇上帑藏實
皇上之邊圉壯
皇上之威靈惟在

明主自為

社稷計耳臣曷勝顒懇祝禱之至然臣猶有所懼而不自寧焉臣聞長安士紳與論皆曰今天下名為治平無事其實有不測之憂者蓋章疏之未通也榷稅之未罷也郎署之未遷也臺諫之未補也軍伍之未實也臣愚以為此數者固足以基禍然其機轉移尚易以我

皇上聰明神聖可朝振刷而夕奏功耳唯夫金錢

米谷天非頃刻所能生地非斯須所能產銖積寸累航海梯山然然輦致之於疆埸一日偶虧則褊袒操戈而內向斯其所關係為何如者目今小有警急便已倉皇假令潢池揭竿烽燧四起其將何以應之乃以此景象猶今日告蹶明日告折彼處暫留數十萬此處暫借數十萬臣即有喙三尺難叩

九閽甚則臣子之寸心或見憐于

君父而
君父之嚴旨反不能得之於有司天下事其不
可為類如此不知
皇上萬年金甌果何所恃以善其後乎嗟嗟
國家東蕩西除甚足快意何物河伯作祟竭三
省之物力摩兩部之金錢致無完局是外逼於
強虜而肩背之患既以不支內苦於驚濤而腹
心之疾又復時作即令點用南山之石以為金

錢寧能實此無底之漏卮哉與言及此是我通國君臣方處幕上燕也則柰何宴然不一究心也

臣按人臣謀國有似是而非者請蠲請折似於愛民請存留似於預備請借支似於應猝然皆目睫之智護身之符而未嘗通論天下之勢也若大司農掌錢穀之出入則引義而爭故其所矣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禮科給事中姚永濟一本為開墾實關
國計誣誑明屬私圖貧民之力本何辜良法之害
成可惜懇乞
亟賜乾斷并乞申
諭後來以無悞遠猷事職于本月初七日接邸報
見御史黃彥士有近畿開荒一疏職私心且嘉
且惜蓋當今謀求地利生財之法無如墾田而

黄御史慨然欲行職故心嘉之然此美政也亦
大政也非老成不與言非萬全不一試而疏中
有移文厰監往復酌議等語職惜此說必中格
也居無何而總督南海子司禮監太監盧受疏
至果以為侵
御苑傷
龍脉且奉
内旨突如嚴提擬罪矣職為之驚駭嘆息曰有是

哉議方興而咎立至事未舉而虛已隨何物盧
受敢欺奸一至此乎夫阻撓在今日之塊土尤
可言也疑畏在後日之人心不可言也請以開
墾之關係為
皇上備陳之夫民富在于多粟多粟在于墾田墾
田為粟所樹為財所歸故田野不闢則貨財不
聚理固然也今天下其有土而不獲土之利者
甚衆其有土之利而不獲力田之利者亦甚衆

職方慮豪强之貪并有司之倦勤阻此開荒之
大計正議條奏以闢而孰意誑言惑聽乃出一
盧受哉受所借詞者海子也御史黄彦士之所
叅駁者墻外也今職之所為昌言糾正者則恐
將來拒人千里之外也試推廣之其當行之說
有七焉者蓋謂
聖諭不可不繹也伏覩
大明會典一款嘉靖十三年令各處荒閑田地許

諸人開墾永為己業又查萬曆二十九年
恩詔一款開近京漸開水田往往既墾成熟被勢
豪及地主占奪今後許被害奏告重處是
清朝招墾之條不啻三令五申凡以衣食之源富
强之基鼓舞不得不勤也彼盧受昌知此乎職
又謂往事不可不証也如秦中白公穿涇水灌
田迄今遺跡可按若乃引泉築防千里不難沃
壤而沿邊薊門左右并 畿輔州縣如玉田豐

潤涿州實坻近京小馬房青龍橋等處何地不可耰鋤元郭守敬所談西地水利六事久矣膾炙人口凡以治國如治家因地制宜其精神至今在也彼盧受昌知此乎職又謂玉田不可不審也江南之田全資灌漑水車胼胝人無遺力非甚人旱皆可支持以故禹貢揚州之田下下而今遂甲於天下若西北田比數倍東南每見草萊四塞鐵基不覩地曠民游遂致失利是南

爭于所不足北棄于所有餘南民苦不得其地
北地苦不得其民始信荒蕪拋擲之真可惜也
彼盧受昌知此乎職又謂風氣不可不順也天
地氣候近轉北方陰晴寒暑花果麥稻無異于
南者天意實在西北之闢荒以大與
國
家富强之業適年墾地成田熟者十分有九京
米之不甚貴皆由于此始信勸耕履畝之真有
益也盧受昌知此乎職又謂戶口不可不籌也

今之戸口視

國初不啻五倍生齒衆矣乃生粟米之人不與俱衆承平久而奢侈滋逐末多而務本少正所謂一人耕十人食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及今招集開墾信力動作民皆得所天國亦不匱彼盧受爲知此乎職又謂功令不可不優也詩云黍稷嶷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故漢取士以孝弟力田同科此意猶有存者今欲天下菽粟如水火

使南民耒耕輻輳如雲議者謂成熟三百畝以
上准為世業量授武功爵有差是收地利之自
然不以文移强也聽自備之資本不以官帑往
也彼盧受局知此乎職又謂招募不可不遠也
語曰荒田不爭繞耕便爭今莫非王民擴為外
省大失

祖
宗勸農美意舊議京東開成而以推之全輔諸
郡諸郡開成而以推之邊塞諸藩北地處處耕

耨不減江南水鄉三年究其成萬世席其利彼
盧受局知此乎職每念
國
家邊餉告急借貸無從近見當事大臣深惟本
計講屯講墾不少輟舊有路水客談一書長安
為之倫貴凡以地利人力良與鑄山煑海不同
故周家以農事開國用能延八百之祚其關係
不甚重哉若貂璫者流與之言嘗稅則色喜索
何以根本至計反予若草圖之職不能不為此

舉惜也若

皇上孝思錫類無日不加意小民耒何以票擬

綸音竟為宵小誑言而加重職不能不為

明旨惜也查歷來激勸開田仰有

明諭俯有給示而應募良民反令得禍勢必懲饐

廢食聞風解體永閣開荒之策于不行職又不

能不為

國計惜也職閱王彥士疏其駁墻外之非苑地最

詳而職則推廣言之謂此地之墾皆其小也惟是該監飭挖濬以便封殖阻良議而塵平民他日

國家遠大之圖所妨害非細職故不憚凟言之伏乞

聖明念赤子之當矜勸

禁地之無涉而該監之誣奏必治栗擬之增損必慎仍申

諭各地方官即行設法招來實心勸相務使遠近
開荒無過生疑阻則
國計民生俱有賴矣
臣按西北之田以寬東南之力今天下至計
往有光祿少卿徐貞明著路水客談一書最
為明確曾銜
命受事京東而北土縉紳恐異時賦役繁重與東
南等群起而撓之有

詔停止葢亦此疏所陳盧受輩害其成也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戶科給事中韓光裕一本重鎮盡壞已極懇乞

聖明亟勅更新以保疆圉以固根本事臣惟我

國家建都北平山宸負海肩接强胡遼東其左臂

也遼東危則薊密以西俱危而

京師動搖乃今日之遼非復昔日之遼也自趙楫

李成梁以本京本鎮之人營謀窟穴憑藉為奸

多年朘削盡咢全遼之有一充私橐一奉要津

方二千里皮骨空存膏血已竭以致邇來建酋
驕橫脾睨中原缺貢頻而不敢問裁參默而不
敢問據疆土驅人民而不敢問即么麽小醜如
宰賽者亦輒逆吾顏行闖入內地蹂躪殺掠莫
敢誰何則邊之為邊可已幸徼
宗廟社稷之靈諸臣交章論例我
皇上慨然罷趙楫李成梁而邊乃得見天日近接
邸報該鎮撫臣李炳按臣熊廷弼各一疏皆為

舊餉司以積羨之故致額兵不補且限為經制臣不勝駭異邊何不幸而苦貪撫苦惡鎮又何不幸而苦聚斂干進之餉司以甚其毒而助之虐也夫全邊額設官軍八萬一千九十餘名除守城擺塘架砲[illegible][illegible]等項外大營堪戰主客兵不滿八千即趙楫曾[illegible]言矣八千者北御虜東備倭如有故不補補亦不給粮則數年閒原額可立盡乃驅無粮之兵而使之戰是以卒予敵

以邊餉俸耳查先任管粮郎中王愛經管三年所積羨餘銀十九萬四千餘兩粮五萬六千二百九十餘石夫有兵即有餉有缺即有補安所得羨餘從扣尅來此非經非制也

國家之設經制始自嘉靖四十五年復定於萬曆元年又復定於萬曆十九年蓋因數十年間九邊請乞日煩錢粮自增不得已限之以經制乃斟酌於歷年損益之數博采諸臣閱視之日若

曰此為經常此為典制恐後加於額之外非今
減於額之內也誰令其積羨以蹤超遷如王愛
者事發之日天已殛之又誰令效尤以限經制
如王之都者無論不顧邊防即經制二字亦不
思其所繇矣經制
朝廷之令甲也自萬曆十九年奉
旨刊刻令已去其籍矣彼之都者遂以積羨為
令甲耶以額軍不補為

令甲耶以惟正之供軍國之命歲撥七萬餘悖兩級之榮為令甲耶是相率而為盜臣也既盜朝廷之錢糧又盜朝廷之名器亦安用此臣為矣且趙楫李成梁棄經制以成其貪而經制在王愛王之都借經制以行其私而經制亡經制亡則鄧林不足供野火滄海不能實漏卮臣因向者王愛之報節省

也意邊餉當有餘頃見各督撫之催年例也則邊餉實不足心切疑而不得其解今兩臣疏論具悉大抵明出暗入暮四朝三之術扣尅為羨以欺蔽

朝廷筌視耳目舊餉司之與舊撫鎮其為邊害等而諭詐過之皆所為不容於堯舜之世者自昔言利之臣亦往往不乏或莞山海或征鹽鐵或榷酒酤下至坐市列販可冒濁惡卑鄙之極曹

未有以羨餘為利者五代時唐倉吏歲獻羨餘
萬石唐主曰出納有定數苟非掊民刻軍安得
羨餘以晚季之所不為而捻為之又加馬亦足
羞矣且今年二月趙楫李成梁相繼疏請增兵
夫額內之兵不
請補而額外之兵反求增此非中外通同為無厭
之谿壑耶總此六十八萬有奇餉銀耳趙楫扣
於斯李成梁扣於斯各將官遞效扣於斯餉司

後受指户部扣於斯官軍所得幾何額兵八萬
去其七月銀四錢去其三餉日減日微遼東之
不亡殆天意非人力也故王化久陞而驟以病
死王之都未久而遽以憂去趙楫李成梁甫倡
議而以被論免是數者皆天之所以全遼也全
遼所以全
京師也遼之今日如久病瀕危之人絕有生機必
須參术以固其元氣饘粥以調其榮衛然後本

體漸充諸邪自除而風寒暑濕不能浸也可後堪甦代之劑陽補而陰損之哉則救遼之術惟在足其額兵給其額餉禁代造禁占没禁扣甦自餉司始務令兵不浮食食不浮兵可以哨可以守可以戰犁庭掃穴可也何區區建酋奪酋之能為難哉自今本鎮京運錢父數多至三十八萬有奇雖有善者何以措手該部自宜昕夕解發以濟庚癸之手乃民運也運至今日亦有

不得不為清理者若本鎮民運主客山東布政司額設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山東運司額設一萬三千九百餘兩一年無盡前銀分毫不解而去歲之欠者復累累矣管粮司道所職何事每年年報部胡不一催發也此尤其在本年者耳又若大同一鎮具民運主客銀三十五年分山西布政司額該六十一萬四千三百餘兩已完五十一萬六千一百兩業已完至八分以上

河南布政司額該五萬七千六百乃止完六千六百餘兩已適二年完不及十分之二或侵或欠責必有歸又如屯田之設非石田而無所用也屯粮之數非畫餅而不可食也各鎮之逋負不知幾何即就大餉司所開報本鎮三十五年分本折屯粮共十一萬一千九十餘石止完五千九百八十餘石不及十分之一竟成烏有現管粮四路同知梅樊通判斐文炳楊亮所職何

事一年有欠次年為例一鎮有欠各鎮為例豈屯糧屯田皆虛名而官亦為虛員耶以上數事該撫臣餉臣具題下部該部又安得置之若罔聞也各鎮管糧郎中與巡撫會同參罰而郎中巡撫不行各鎮管糧郎中例上下半年將民屯欠數目造冊進呈

御覽并送部科查考而各鎮郎中不盡行該部不循畫一之法不務振刷之舉而點積羨餘若米

温斯何其所急如此其所緩如此耶彼此又因遼東而及大同因大同而及九邊皆今日所宜急另講求急為整頓者兵强食足無論有事無事在我常有以衆制寡以飽待饑之形自遼東以盡酋西陲諸酋虜且望風納款藉顙恐後不測開關撤之可興師闢之亦可金甌天下億萬年泰山而四維之也伏惟
聖明嚴勅該部速革陋規速興善政庶

國計邊防利賴無疆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臣闇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邊臣之節省美名也而此疏準以經制劃然正大之論

原缺